

支那
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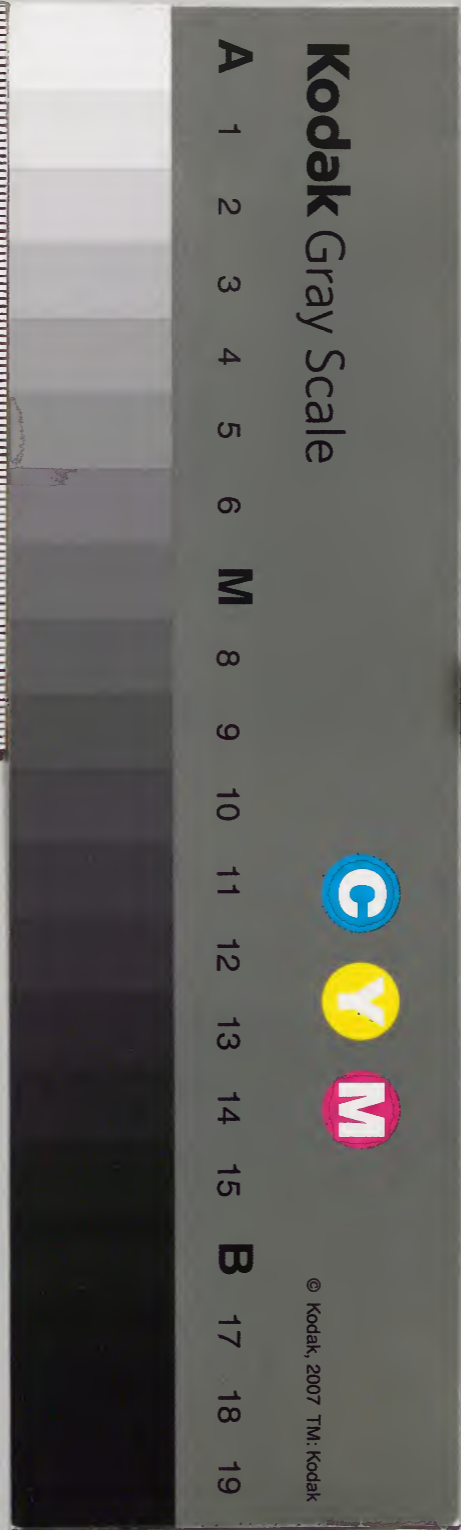
高僧傳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三〇	六	三三六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三〇	六	三三六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06
冊數	6	(5)
函號	310	108

釋家



高僧傳卷第十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下

犍陀勒一

訶羅竭二

竺法慧三

安慧則四

涉公五

釋曇霍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釋曇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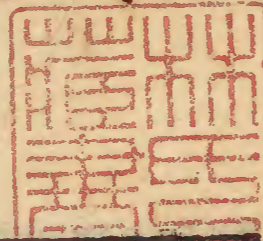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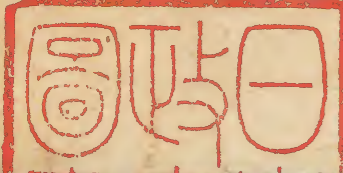
釋法朗十

邵碩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法匱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犍陀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雖敬其風操
 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鴉山山有古
 寺廟處基塘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檢視入
 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
 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
 因共修立以勒爲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朝至洛
 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燃燈以此爲常未
 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恒苦
 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

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訶羅竭者本慈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
 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
 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竭爲呪
 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
 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
 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踏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
 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
 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閣維之
 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

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賫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

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白而亡後征西庾雅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眾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

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賈經自隨後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於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靖首尼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元十一年至長

安能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一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堅減饕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塚間樹下專

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髮利鹿孤僭據西平自稱爲王號年建和建和二一年十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頃衣自還本主一無所汚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恒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因之念佛者甚衆鹿孤有弟僂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巴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

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而欺國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既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並迎爲之禮檀有女病甚篤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時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晉義熙三年僂檀爲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爲納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埭凭埭謳唱引絃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棲憩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玄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棲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遺還所在遺布二十匹悉以乞入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賫一杖一箱自隨嘗逼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暫倩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

意取之乃選取守鷺鴨小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二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許道人爲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暝道人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謫何當竟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計其謫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有何等答云書疏耳道人嘗在聽事止眠以箱杖著牀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輒高懸箱杖

當下而卧永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恒欲偷入正爾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羣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憩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

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所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縑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

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
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
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
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
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入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
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
見蘆圖當道欲移置墻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
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
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
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

家拜請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
辛鱠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
兖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
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
得三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卽
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至瞑不反合境聞有異香
疑之爲怪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
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
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圖
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鞞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

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覲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為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

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度脫在好處願為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為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殮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各僧佉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佉同房冥於牕隙中見佉取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

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着單布衣佉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曰吾東見蔡狔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爲歌曰濛濛大象內照耀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入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昊蒼澄虛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傳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矜章佉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熏心靖

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感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澤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逝電累躓聲華蔑醜章弁視色悟空翫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畦啜麻鄰崖飲滹慧定計昭妙真曰眷慈悲有增深想無倦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

種陳為設一合蜜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
 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
 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
 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為異乃語陳云刀
 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都還云彼杯度已移靈鷲寺其
 家杯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
 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
 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
 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
 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

史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
 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速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
 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
 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為期等設
 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
 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
 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
 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
 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
 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

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
 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
 舫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
 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
 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箠捶之曰馬馬何不
 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
 并鉢開書視之字無入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
 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
 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
 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

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擊
 鉢舫前一人正掩自安穩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
 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
 氏明日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
 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
 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
 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甯子
 時為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
 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甯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
 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甯子果死又有齊諧妻

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
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
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
九月辭詣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詣倩爲營齋於是別
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詣即爲營齋并迎屍還葬
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
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
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以死何
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三合許散與
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任在南岡下昔經伏事

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白忽見
度來言語如常即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
度復來齊詣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
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
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
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
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詣等拜送慙懃於是
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
之末賈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

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託跋燾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僞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

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官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餼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

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警失始爲說法明辨因果
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冠二人次發惡病燾以過
由於彼於是誅剪一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
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於今始後
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微瑞韜光蘊德
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
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鑰中入云
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爲設食進卽爲設食唯聞
七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架裝遺進

進卽以爲覲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爨
者就進取衣進卽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不取方知
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
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
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
龜茲焚屍之日兩肩湧泉直上於天衆歎希有收骨
起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
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爲土主楊難當所事後入寒峽
山石穴中不反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無常所恍惚如狂爲

入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
 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無不禮拜讚歎悲感流
 淚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
 亦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歷益
 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謔協以勸善至人家眠
 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凶時咸以此
 為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眾中匍匐作師子
 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
 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
 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為左右可乎碩為人好

韻語乃謂明日寧自乞酒以清醺不能與阿夫竟殘
 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
 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噉
 噉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
 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
 雲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擊履著脚既
 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十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
 郫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語云
 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沙彌答
 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

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人少經被虜屬荊州人爲奴執役勤
緊王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
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永安恒執
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
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
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
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
君別頃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
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無妄說說必有

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
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
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卽
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
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
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屺寺詣隱士南
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卽起遙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
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
時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爲京師枳園寺

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琊王奐王肅並
 共師焉置為性恭默少語言樸然自守不涉人事誦
 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勝法師老病置從為依止營
 護甚多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
 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日還家
 又至定林復還積園後二處考覆皆見置來中食實
 是一時而三處赴焉爾日晚還房卧奄然而卒屍甚
 香輒手屈二指眾咸悟其得果時猶為沙彌而靈迹
 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為會僧設供文惠文宣
 並到房頂禮為營理殮葬百姓雲赴觀施重慶仍以

所得利養起積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
 立陟岵寺請以居之時火見之已五六十餘年終亦不
 老舉止趨爾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
 者必差時咸以此為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
 亡惠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
 須臾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
 平車曇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
 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遇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
 他無所言惠後還荆遇見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

而捉之數日蕤果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誠掘果得一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蒼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爲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與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

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爲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凶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羣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

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
 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為謝諸知識並宜
 精勤修善為先飲酒畢至墻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
 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
 沙門僧儉為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
 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
 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
 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効
 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

謂其惑眾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
 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輦食來金鉢盛飯汝可
 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
 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既延入居之
 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眾出既而景陽山上猶
 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閤吏啓云誌久
 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
 遣使於龍光廟宿一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
 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且眠未
 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

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入求生魚鱸人為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白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二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

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有事發偃叛往朱方為人所殺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恢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為荊州刺史其預鑿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與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

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
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
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
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
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嘗問
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誌答云十二識者以
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
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
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
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殿講法華至假

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
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許亦不可
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
事誌甚篤誌嘗爲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
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
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
而終屍骸香輒形貌熙悅臨亡自然下燭以付後閣
舍人吳慶慶卽啓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
以後事囑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
於墓所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

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
 可五六十年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
 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
 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
 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誇強摧侮慢挫兇銳解
 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竦石叅烟則力士
 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政懷愍播
 遷中州寇蕩實羯亂交淵曜篡虐於前勒虎潛兇於
 後郡國分崩民遭塗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

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藉秘呪而
 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凶吉終令
 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無以校也其後佛
 調耆域涉公杯度等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
 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空禪靈迹怪詭
 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
 史則以為謀僭妖蕩仙錄則以為羽化雲翔夫理之
 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
 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
 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

慧則之感香甕能致痼疾消瘳史宗之過漁梁迺令
 潛鱗得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保誌分身
 圓戶帝王以乏加信光雖和而弗汚其體塵雖同而
 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其誇銜方伎左
 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夫鷄鳴雲
 中狗吠天上蛇鵠不死龜靈千年曾是為異乎
 讚曰土資水澤金由火煎強梁扈化假見威權澄照
 襄土開導淄川惠茲兩葉綏彼四邊如不繫賴民命
 何全

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鷄赤脂切 漿之亦切 墟址也 瑟音秘 蹶女展切 僇奴篤切 埭於計
 徒賚切 紵在各切 圖淳沿切 鞞許戈切 殪於計
 也 死 佉佉丘切 狔徒昆切 遄淳緣切 啜昌悅切
 也 才 旬 切 筆 捶並王切 狔徒昆切 遄淳緣切 啜昌悅切
 過 臯 七卑履切 匍 匍匍薄切 僑渠消切
 也 雲 俱 切 禱 倕是為切 銜熒絹切 繫煙奚切
 雨 祭 名 切 禱 倕是為切 銜熒絹切 繫煙奚切

浮度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高僧傳第十卷計字九千零六十個該銀四兩
 五錢三分
 平湖釋在照對上元丘義民書溧水陳秉孝刻
 萬曆辛亥歲夏四月徑山寂照庵識

高僧傳卷第十一

習禪明律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習禪第四 二十一人

竺僧顯一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三

釋慧嵬四

釋賢護五

支曇蘭六

釋法緒七

釋玄高八

釋僧周九

釋慧通十

釋淨度十一

釋僧從十二

釋法成十三

釋慧覽十四

釋法期十五

釋道法十六

釋普恒十七

釋僧審十八

釋法悟十九

釋曇超二十

釋慧明二十一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節蔬食誦經業
 禪為務常獨處山林頭陀人外或時數日入禪亦無
 飢色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崩亂顯以晉太興之末
 南遊江左復歷名山修已恒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
 西方心甚苦至見無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身所
 苦都愈是夕更起澡浴為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

弁陳誠因果辭甚精研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
 殊香旬餘乃歇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
 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
 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雇人開募
 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號鳴光於山南
 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棲神之處至明
 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二日乃夢見山神
 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
 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

奉爾後薪採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
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
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
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
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
骸不析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刻入山禮拜試以如
意撥習颯然風起衣服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
收之于室以磚壘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
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蠱家乞食猷呪

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
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
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
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
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旣
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
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為不爾但部屬未洽
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
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
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

所治當往彼任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
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
出于雲猷搏石作梯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
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峰高挹致
敬而反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
天台懸崖峻峙峰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
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入且莓苔青
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
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
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鬚眉

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
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
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白見人
著單衣憤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
搔動大深愧作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
室已移請留令任猷停少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
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
神僧果如前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
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任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
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

精勤佛事，令齋懺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且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以星退，別說云：禳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祕山，各造方丈禪龕于今尚在。」

釋慧鬼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棲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鬼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

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鬼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冬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鬼厭志貞，確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釋賢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閭興寺，常習禪定，為業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人口

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肢節都盡唯手一指不然因而埋之塔下

支曇蘭青州人少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而形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來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峰俄而有人著犢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任在何處答

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風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賜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震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去矣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兇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爲起塚塔焉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

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
 為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禱秦弘始三
 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
 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百乃息母以兒
 生瑞兆因名靈育時火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
 入山久之未許果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
 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
 明且村人盡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
 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
 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

不得度高於是暫還家啓求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
 志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
 十五已為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右有
 浮馱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
 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
 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
 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
 弘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
 佛熾繁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
 入其國領徒立眾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

隴右之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已率眾即從毗受法
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一僧雖形為沙
門而權侔僞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無毗既西反
舍夷一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構玄高云蓄聚徒
眾將為國災曼信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
河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羣仙所宅高徒眾
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彌新忠誠冥感多有
靈異磬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
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
百有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

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
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人紹後入堂
術山蟬蛻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
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聞高被擯誓欲
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艱冒險從命既達河南賓
主儀畢便謂王曰王既深鑒遠識何以信讒棄賢貧
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言耳王及太子赧
然愧悔即遣使詣高果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曠濟
為懷忘忿赴命始欲出山風雷忽起樹木摧折崩石
塞道呪願曰吾誓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

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爲國師河
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賢發
高勝解時西海有樊會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
得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
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
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
生愧懼時魏虜託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
平王杜超請高同還僞都旣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
子託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
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

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劔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
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羣臣告以所夢諸臣咸信太
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
感之力也燾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
基恢隆萬代武功雖照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
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萬世
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
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朕
諸功臣勤勞日久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頤神養壽
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

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良賢以備列職擇人受
 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
 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
 為別時崔皓寇天師並先得寵於熹恐晃纂承之日
 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
 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
 為巨害熹遂納之勃然大怒即敕收高高先時嘗密
 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于時聞
 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
 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

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
 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二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
 當爾之時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任
 處塔三市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
 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
 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
 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
 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反晚間至都
 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頗
 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尚起坐和尚德匪常人必當

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
 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
 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
 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
 悔言已便臥而絕也明日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
 於是營墳卽窆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爲
 僞國僧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徂化因而哭曰
 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
 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
 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已後依方等

懺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
 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
 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卽已還生閻浮提崇公常祈
 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
 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
 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太平七年託跋燾果毀滅佛
 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牧犍時有沙門曇曜亦
 以禪業見稱僞太傅張潭伏膺師禮
 釋僧周不知何許人性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
 人莫能知常在嵩山頭陀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

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峽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上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僞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出燒身經一日方盡煙炎張天而房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磚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

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為陳誠禍福訓示因果言約理詣和而且切聽者悲喜各不自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紹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棲神彼國微疾及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

壽佛光明暉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在房三百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餘萬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為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云令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簫鼓香烟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釋僧從未詳何許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瀑布山學

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為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柏脂孤居巖穴習禪為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告眾云亡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摩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還至于填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及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聞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卽居之後移羅浮天宮寺宋文請下都上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敕令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演平昌孟顛並欽慕道德爲造禪室於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姓向蜀郡郫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共習禪觀猛所請知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尤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華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爲興樂香積二寺主

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蟲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塗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牀貌如恒日

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爲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敘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靜業禪善入出任與蜀韜律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

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一月日忽與親知告別竟無感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日平坐而卒奴不解強取卧之尸竟不伸衆僧來見更令坐之手屈二指其餘皆伸衆僧試取捋之亦隨手即伸伸已復更屈生時體淨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積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爲之讚曰大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空過萬劫永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參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方化

迥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沈之後也祖世寓居
 譙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澗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
 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王京邑乃
 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勤諮受曲盡深奧時羣劫
 入山審端坐不動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勗劫賊
 慙愧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受禪業乃請審
 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棲玄寺文惠文
 宣並加敬事傳琰蕭赤斧皆諮戒訓王敬則入房覓
 審正見入禪因彈指而出謂聖道人即奉米于斛請

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五時有僧謙超志
 法達慧勝並業禪亦各有異迹

釋法悟齊人家以田桑為業有男六人並皆成長悟
 年五十喪妻舉家鬱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
 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為幽棲之處本隱
 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
 晦聞而奇之因為剪徑開山造立房室悟不食粳米
 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道
 頭陀山澤不避虎兇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
 以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

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爲頭陀寺焉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
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
水獨宿樹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卽位
被敕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
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隱山每入禪累日不起後
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稱嚴鎮陳通
須臾有二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
弟子居在七里住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奉富陽
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爲埽侵壞龍室羣龍共忿作三

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
旣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
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
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
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爲
龍呪願說法至夜羣龍悉化作人來詣超所禮拜超
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
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師旣導之以善
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白卽往臨泉寺
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卽請僧

浮船石首轉經纔竟遂即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像於是棲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後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挹頻遣二使慇懃敦請乃躡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

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論曰禪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為輕根靜為躁根君故輕必以重為本躁必以靜為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將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眾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禪之為用大矣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光曇猷等並依教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

踰喜樂外折妖祥擯鬼魅於重巖覩神僧於絕石及
 沙門智嚴躬履西域請闍賓禪師佛馱跋陀更傳業
 東土玄高玄紹等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
 反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等亦鴈行其
 次然禪用為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
 結為凝酥過石壁而無壅擊大衆而弗遺及夫悠悠
 世道碌碌仙術尚能停波止雨呪火燒國正復玄高
 逝矣而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鬱頭藍
 弗竟為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為扇陀所亂皆由心
 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爝之於日月曾是為

匹乎

讚曰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假夫輟慮方備幽尋五門
 棄惡九次叢林枯鑠山海聚散昇沈茲德裕矣如不
 厲心

明律第五 十二人

釋慧猷一

釋慧詢三

釋道儼五

釋道房七

釋志道九

釋僧業二

釋僧璩四

釋僧隱六

釋道管八

釋法穎十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其戒已後專精律禁時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猷從之受業沉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義疏八卷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雋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

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為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歎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先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

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為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矣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為僧業弟子總銳眾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任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敕出京師為僧正悅眾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耳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

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虛誑事暴即日明擯璩仍著誠眾論以示來葉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為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直有高行宋明帝敕晉熙王燮從請戒焉釋道儼雍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會眾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決正四部毗尼論後

遊於彭城弘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棲
玄寺又有釋慧曜者亦善千誦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
便能長齋至十一年蔬食及受具戒執操彌堅常遊
心律苑妙通千誦誦法華維摩聞西涼州有玄高法
師禪慧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
高公化後復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
琵琶寺又諮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扇方外隱研
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將山陽王
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後刺史巴陵王休

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禪房屈膝恭禮後卧疾少
時問侍者日中未答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
忽爾從化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
師亦善十誦及雜心毗曇等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學止廣
漢長樂寺每禮佛燒香香煙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
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爲之流泣後卒所任春秋一
百二十歲矣

釋道管未詳何許人始任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
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蔬素

守節莊嚴道慧治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任上虞永後於京師婁湖苑立開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二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開心寺焉

釋志道姓任河内人性温謹十七出家止靈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無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闕道既誓志弘通不憚艱苦乃

攜同契十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伸受法偽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攜與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凡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穎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爲法香弟子任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藏知名穎伏膺已後學無再請記在一聞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武南下改治此寺以穎學業兼明敕爲都邑僧正後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席

及齊高卽位復敕為僧王資給事事有倍常科賴以
 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
 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保寺又
 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尼為瑯琊王奘所事云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
 戒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
 琳乃赴已握錐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
 諸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
 不宗奉常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
 沙門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愈

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
 述其所見及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卽於新繁路
 口積木燔屍煙炎衝天三日乃盡收斂遺骨卽於其
 處而起塔焉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
 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
 隨王玄謨申坦北討獫狁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
 懷惻怛痛深諸已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
 也事寧解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
 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時

迎益州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束意歸依印亦厚相
將接及印反汶江因扈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印爲
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
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
構亂乃移于京師遇穎公於興皇講律稱諮決隱遠
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
值聞其往復清玄仍攜止山寺於是溫誦小品研構
毗尼後餘杭寶安寺釋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
棲寺復屈爲寺主稱乃受在少時舉其綱目示以憲
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

承旨稱辭家入道務遣繁累常絕慶弔杜塞人事每
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暮功之制朱方
沙門慧始請稱還鄉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悉慙
懃訓勗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京憩安樂
寺法輪常轉講大本四十餘遍齊永元三年卒春秋
七十有二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等
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最善毗尼爲門徒
所挹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業
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踴躍樂道不肯還家父

母憐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
爲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
嚴爲法門梁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
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既一時名匠爲律學所宗祐
乃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先哲齊竟
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永明中敕入
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
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無遮大集捨身
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
墜咸其力也祐爲性巧思能自准心計及匠人依標

尺寸無爽故光宅嶠山大像刻縣石佛等並請祐經
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敕就審
決年衰脚疾敕聽乘輿入內殿爲六官受戒其見重
如此開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梁
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
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徒一萬
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
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
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勰製文初祐集經藏既
成使人抄撰要事爲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

及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禮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隨有
犯緣乃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為周自金河滅影迦
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憂波離比丘使出律藏波離
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
訖於是題之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
田地舍那波斯憂波耆多此五羅漢次第任持至掘
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以因往昔
見佛遂為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苛虐焚蕩經
書害諸得道其後易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

集三藏於是互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
部而所制輕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
如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此處
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五師雖同取
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綱目不無優降
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夢豔因緣已懸
記經律應為五部大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為五
部顛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無耆多即曇無德也讀
誦外書受有二世善能問難說一切性皆得受戒名
薩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惱名迦葉毗說

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廣博徧覽五部名摩訶
僧祇善男子如是五部雖名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
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
有二部起一摩訶僧祇二大衆老少同會共菩薩會
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履部純老
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部故彼經偈
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
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
五部爲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彌沙塞生一部迦
葉毗生二部並是佛泥洹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

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生五部經中或時止道五
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二十則通列異論也
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
羅什譯爲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
所餘什譯都竟曇無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卽四分律
也摩訶僧祇部及彌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佛馱跋
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馱什譯出彌沙塞部卽五分律
也迦葉毗部或言梵本已度未被翻譯其善見摩得
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雖復諸部皆傳而十
誦一本最盛東國以昔卑摩羅又律師本西土元匠

來入關中及往荆陝皆宣通十誦盛見宗錄曇猷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弘化其間璩儼隱榮等並祖述猷業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鑽掘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開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世學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定資於戒故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入道即以戒律為本居俗則以禮義為先禮記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經云戒為平地眾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在故神解五法制使先知斬草三根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門以次修學而謬執之徒互

生異論偏於律者則言戒律為指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且便言解及波離止能渡水翻囊已謂行齊羅漢唯我曰僧餘皆木想此則自讚毀他功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於數論者則言律部為偏分數論為通方於是扈背毗尼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礙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鑊湯不煮般若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自傷相鼠犛羊豈非斯謂讚曰盤盂設誠几杖施銘人如不勗奚用尅乘納衣既補篇聚由生緘持口意枯槁心形怙感兩鏡欣憂二瓶

高僧傳卷第十一

音釋

奮盛力鹽切 鞞奴板切 鞞赤面切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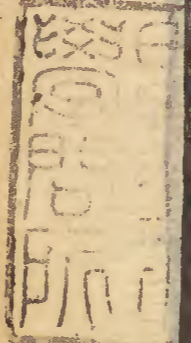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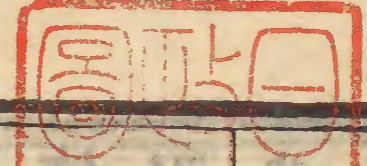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也聚也 鞞而赤也 鞞徒到切 鞞楚語具云達鞞此鞞初鞞切 鞞積資



浮度居士吳用先施貨刻此
萬曆辛亥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